

科普文学

在大英博物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上海博物馆,在辗转千里的藏品目录上,在艺术史教科书上,在爱古物、爱历史、爱人之人的心上,这组出了名的执长剑者、执长矛者、执盾牌者、执权杖者、执腮者,总让人忍不住去寻找他们,好奇在久远以前,它们曾落在什么地方。比起用VR技术让人置身于一个立体的《千里江山图》,我更愿意真正换一双眼,在短暂的时刻完全忘我,见前人之所见,看他所能看到的,一朵花瓣也不多;感受他所感受的,连一丝惊惶也不错。它们,就是刘易斯棋子。



# 刘易斯棋子

葡萄

而我,早先竟是没有记下这个名字的。谁若在那时跟我提及刘易斯,我记忆的残片里大概只搜寻得到好莱坞“喜剧之王”杰瑞·刘易斯,以及刘易斯·梅耶,作为米高梅公司(MGM)的第二个“M”惊艳于电影史。但此刘易斯非彼刘易斯,它甚至不是人的姓或名,而是一座岛屿,位于苏格兰西北部的汪洋中。1831年的一天,一个名叫马尔科姆·麦克劳德的人在刘易斯岛乌伊格湾一个神秘的石室内发现了这些国际象棋棋子,它们因此被称为刘易斯棋子。

除14件饼状筹码和一件带扣外,共有78件人形或几何形的国际象棋棋子,其中包括8个“国王”、8个“王后”、16个“主教”(相)、15个“骑士”(马)、12个“车”(城堡)和19个“卒”。显然,这不论怎样也无法摆在同一副棋盘上。有人推测,这些棋子至少是4副国际象棋的残余。然而,谁是棋子的制作者?产地是哪里?谁又是棋子的主人?为何把它们藏在石室?从发现之日至今,棋子自带的谜团持续激发着人们的好奇心。

如能真正换一双眼,去看执长剑者、执长矛者、执盾牌者、执权杖者、执

腮者眼前的世界,大概就能知道,在这些被现代观众用成“表情包”的面孔之下,究竟压抑或激荡着怎样的情绪,又为怎样的恐惧而迟疑、为怎样的欲望而驱动。如果说,任何游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战争与暴力的替代品,那么,对于处在游戏之中的角色来说,每一步都是切实的真实世界。

宝座之上,膝头放着宝剑的国王,押在心头上的砝码又是什么?为什么他身旁的王后,一手持角形酒杯,一手却牙痛一样捂着脸凝望远方;北欧神话中“披着熊皮的战士”,每位维京战士都想变身成他,而这位戴着圆锥形头盔、盾牌横在胸前、上牙咬住盾牌上缘的原型人物,又是否享受这样的自我,可有某个时刻也想要



变身成别人?当骑士头戴护鼻头盔,左盾右矛,随时准备短兵相接的时刻,为何狠狠低着头的战马,也狠狠耷拉着嘴角?而那些毫无个人特征的,仅是一小块直立牙板代表的一兵一卒,在同一个脸谱后面,又有着怎样不同的悲喜?身穿教袍、手持权杖和圣经的主教,是否也在为他们祈祷呢?这些,是我想看见的。

与朋友初识之日,他曾送我刘易斯棋子造型的书签作见面礼。熟络后的某一日,我们一起去“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与真实的刘易斯棋子见面时,才发觉书签被收在哪里已经全无印象。回家后一阵翻箱倒柜,还是没能找到。于是我战兢兢地选择坦白,没想到朋友却说:“那就是个书签,本来也是拿来用的,找不到也没关系。礼物都是为了让你高兴的,不高兴就不是礼物的作用。”那一刻,我突然好高兴自己说出来了,甚至高兴自己把它丢过一回。因为知道这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枚好好收进书页里的书签的实用价值,或是一枚稳稳躺在礼物盒子里的书签的收藏价值。



## 春光(外一首)

谢子清

风推开房门  
在塘坝镇天印村  
这个天降巨石形似印章的地方  
5000亩枳壳迅速返青  
约等于5000亩春光集结待命  
每一寸都粒粒可数  
土地再次接纳成长  
一片又一片嫩叶呼之欲出  
更可况还有青菜头  
已然完成季节缝隙中的旅行  
顺道打包一丝鸟鸣  
便由镰刀认领回家  
阳光软磨硬缠  
稻种一天天失去平静  
对一张来自“惊蛰”的船票  
望眼欲穿

### 光头树

城市的街道上  
七棵黄葛树一字排开  
齐整整地向春天认罪伏法  
树叶被悉数剥离  
枝条也未幸免于难  
季节的痕迹层层抹去  
躯干丢掉最后一丝修饰  
光秃秃赤裸裸  
让树变得徒有虚名  
我反复回头去看她们  
一个比喻无意间涌上来  
这多像我每月一次的剃光头  
只不过整脚的理发师  
一失手把眉毛也割掉了



## 春分

王行水

雷电之剑  
把春天一分为二  
春天还剩下半  
不过足够我享用  
山茶花从冬等到春  
坚持着最后几朵血红  
油菜花是个俗女子  
挺着大肚子还在热烈谈论  
爱情这样的盛大花事  
幸好真正的玫瑰还在结苞  
杜鹃的火焰山尚未到来  
白马王子走在归来的路上  
阳光和煦  
裹挟着风雨和一路尘土  
清明已等在前面的杏花村口  
大笑和大哭都可一醉以祭奠过往  
天地间一如既往地  
人食五谷雨生百谷  
你眼里看到的  
也许是春天已开始步入了残花败柳  
我心里知道的是  
春天还可以足够我老足够我凋零

# 创业叔的“年画”

赵光华

记得小时候过年,除了身上能穿新衣,兜里有可随意支配的压岁钱,嘴里可尝到甜滋滋的冰糖葫芦和大块肥肉以外,我记忆最深的是创业叔家门口的“年画”。

创业叔和我家是多年邻居。每年除夕,创业叔要在自家门前用石灰粉作画,我很好奇,也不知道他的画是什么意思。大门两侧是两把弓,弓是满的,箭在弦上,好像两架随时可以发射的“导弹”。问创业叔才知道,弓箭寓意是把一切妖魔鬼怪都挡在门外,新的一年全家就会顺水顺风。两把弓箭之间是一个大大的耙子,有点像天蓬元帅的九齿钉耙,耙齿朝门的方向,长长的耙杆一直伸到门内,耙齿下面画着两个元宝,耙杆两边是“金银财宝”的字样。整个图画构图合理,栩栩如生,并充满神秘感。



听父亲讲创业叔是个能文能武的人,因为成分不好没能走出农村。他从小跟师傅学过油漆床围,过去农村婚房里都是土炕,炕周围都要用桐油漆画上风景画或者戏曲里的人物肖像。创业叔的手艺在方圆村赫赫有名,但是他面情软,经常不收或者少收工钱。后来儿子大了,盖房子娶媳妇要花钱,他就放弃了那门手艺。村里人说创业叔是粗中有细,难怪他把门口画上的弓箭、耙子画得那么逼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人的思想解放了,生产积极性被激发了出来。恰逢风调雨顺之际,农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滋润。每年大年初一创业叔门口的图画都很让我期待。弓箭还是那两把弓箭,耙子一年比一年画得大,过去是九个齿,现在耙齿更多了,更细密了,好像分分钱也别想从耙齿下漏掉。这成了全村一道亮丽的风景,路过的人都在笑,各种笑都有。

又过了几年,耙齿下面的“银行”换成“亚洲开发银行”,创业叔也与时俱进了。九十年代,这个银行风头正胜,曝光率极高。我问:“创业叔,你家里有多大地方,能装下亚洲开发银行的钱吗?”他说:“银行有多少钱他家就能腾出多大地方。”

又过了几年,创业叔的耙子下又换成了“世界人民银行”,路过他家的人,嘴都歪了。说这老头想钱想疯了。

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城里定居,但是每年除夕晚上,我就会想创业叔家门口的耙子下面更新了什么内容。

农民一旦思想解放了,行动就像

撒欢的野兔,在致富的道路上狂奔。创业叔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把致富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期望都展现在新年第一天门口的图画中。

创业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时不我待”。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加上老伴全家五个劳力,他承包了生产队没人愿意要的盐碱地,硬是把几十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他喜欢种棉花,我记得有一年他家种的棉花喜获丰收,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他还被评为“售棉模范”,让全村人好生羡慕。大家说,创业叔家门前过年画的耙子顶事了,才让他家财源滚滚。此后几年,村里好多家跟风创业叔,也学他在门口作画。

我回家过年的次数越来越少,不知道创业叔每年除夕是否还在门口作画。我打电话问在农村生活的大哥,他说,创业叔七十多了,前几年得了一场大病,医院说是年轻时用力过度,也没有办法根治,让他回去静养。他现在每天坐在村里新修的公园内和一帮老头天南地北地胡侃。

大哥说:“创业叔过去的院子分给他大儿子住,创业叔每年除夕总是蠢蠢欲动,想去门口作画,被儿子阻挡了,儿子说害怕过路人笑话。”